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五十七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五

重農桑

雍正元年癸卯四月乙亥

上諭戶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
廣為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
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業



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著為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叙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叙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

民阜俗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雍正二年甲辰二月癸丑

上諭直隸各省督撫等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為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厪念民依重農務本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保介田畯皆為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其各督率有司悉

心勸相竝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為除
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
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為勤矣再舍
畝田畔以及荒山曠野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
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桔雜木亦足
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
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姦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
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

生計咸有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儻視為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為不可也

甲子

上諭直隸各省督撫等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

其下也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
農抑末之意庶為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
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
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雖寵榮非其所慕而
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
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丙戌

上諭內閣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朕即位以來念切民

依舉行耕藉之禮殫竭精誠為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藉田特產嘉禾有一莖九穗者
朕心亦以為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藉
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好
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朕竝非以
此為祥瑞誇耀於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
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
藉田以重農事即蒙

上帝降鑒疊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所能強為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蓋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況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至於各省旱

滂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是督撫受朕
委任之重為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
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
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為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
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為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
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假若聞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即直言陳奏不必
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為一體臣與君又聯為一體太

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藉田竝非崇尚虛文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藉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藉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如此則凡為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為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著九卿詳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乙酉

上諭內閣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著兩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

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為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使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為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力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高其俸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畱貯於江南楊文乾則

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畱貯於廣西伊
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方普天率土皆
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
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
理儻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
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
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為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
在凡為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為

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隔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
大臣公忠之誼而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三月庚寅

上諭內閣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為先務書陳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
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
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
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
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
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
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
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為養
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萌輕棄
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

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
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
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
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
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
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
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
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饔飧

之恒產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煙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為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

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
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
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
多則價賤而難於糴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
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
盈至於價賤而難於出糴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
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
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

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竝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
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侵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
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
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養豚養物類之用
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
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
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
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七月癸未

上諭直省總督巡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藉田而
藉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

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師耆庶皆驚訝
以為奇朕之宣示於衆者竝非矜詡誇張以為祥瑞蓋
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為
天地之寶民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為先務
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辨土性而課人功咨雨暘而防旱
潦綢繆區畫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為萬世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朝夕瞻仰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度祀

先農躬耕藉田仰蒙

上天眷佑疊錫嘉禾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藉之禮為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

年被災者畧有浸注亦不為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
良由各省初耕藉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戒虔
誠是以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儻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
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
凜

帝鑒之匪遙勿視耕藉為故事永矢嚴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

雍正六年戊申八月乙未

上諭內閣蝗蝻最為田禾之害迅加撲滅猶可以人力勝之昔我

聖祖仁皇帝訓飭地方各官諄諄以捕蝗為急務其不力者加以處分無非養民防患之至意乃州縣有司往往玩忽從事不肯實心奉行而小民性耽安逸憚於捕滅之勞且愚昧無知又恐捕撲多人以致踐傷禾黍瞻顧遲迴不肯盡力不知蝻子初生就地撲滅易於驅除一

或稍懈聽其生翅飛揚則人力難施且至蔓延他境為害不可言矣前兩江總督范時繹摺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即諭令竭力撲滅無俾遺種莫被屬員蒙蔽近聞彼處蝗蟲該地方官竝未用力撲滅怠玩從事而督撫付之不聞著范時繹查明題叅竝將該督撫交部嚴加議處以儆怠玩

十二月丁亥

上諭戶部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率作興事倡

先端藉縉紳惟茲寧夏所屬之插漢拖輝地廣土饒水利充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渠道設縣築城募民墾種次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饒沃殷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此朕經國裕民之至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寧夏一方人數千百年未興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戶以百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近人民給以牛具籽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為世業惟是原議寧夏

本籍現在出仕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授業俾為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寥寥記曰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況乎上以急公而裕國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間之趨事赴功者必衆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現任或家居均當踴躍從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耽延善舉凡茲所墾地畝俱照原議給為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沃土腴田有廣收之益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

之謨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產伊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
矣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壬申

上諭內閣朕令各州縣歲舉老農給以頂帶榮身乃勸民
務本力田還醇返樸之至意為有司者自當仰體朕心
恪遵朕旨擇其謹慎勤勞身無過舉者據實保送以為
萬民勸乃朕聞直省之舉老農也州縣憑紳士之保舉
紳士納姦民之貨財上下相蒙苟且塞責而強有力者

倖邀頂帶之榮遂成暴橫之勢深負朕勸農務本之意
著直省督撫確實查明將冒濫生事之老農悉行革退
另選題補從前有舉報不公或因賄囑情面營求而得
者准老農本身及保送之官員自行出首朕從寬免其
治罪但革去老農頂帶若此時不行自首各州縣官員
又不行查出日後發覺定從重治罪該督撫等一併議
處

四月戊子

上諭戶部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
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
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
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省皆
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
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地方
情形轉飭有司細加籌畫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
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為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

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維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辛未

上諭貴州巡撫張廣泗據奏普安州農田收穫之後稻根重長青苗漸致茂盛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乃有稻孫之瑞皆因地方大吏勸稼重農而該省民人力田務本是以感格

上天昭示瑞應嗣後當益加黽勉以承
天眷

四月辛酉

上諭內閣古稱蝗蝻生於水澤之中乃魚子變化而成者
是以江南淮揚之州縣地接湖灘往往易受其害蓋蝗
之所生多因低窪之區秋雨停集生長小魚交春小魚
生子水存則仍復為魚若值水涸日曬入夏之後即化
為蝻不待數日便能生翅羣飛即被害之家亦莫知所

自蓋以其地寥廓荒涼人跡罕至平時忽而不察及至
鼓翼飛颺則有難於撲滅之勢所當審視體察防之於
早者也凡直省地方向有蝗蝻之害者該督撫大吏應
轉飭有司通行曉諭附近居民於大熟久晴之後週歷
湖濱窪地及深山窮谷無人之處見有萌動之機無分
多寡即行剪除消滅儻民力或有不敷即稟報該地方
官督率人工協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誠實兵役
會同里長者民等畱心察視不可疎忽怠玩如此則人

力易施蟲災可杜於禾稼大有裨益但小民愚昧無知
又復苟且慵惰其曉諭開導防患於未然者有司不得
辭其責實心任事之良吏必不肯於此等事膜外視之
也

癸亥

上諭內閣據直隸地方文武各官報雨奏摺稱今年三月
及四月初旬兩次得雨今於四月二十四日又得時雨
四野霑足二麥茂盛秋穀皆可播種等語據此則四月

以前竟有未種之田可知矣夫農事貴乎及時二月土膏初動三月即為播種之期況已得雨二次何以遲延觀望直待四月下旬方始播種儻小民怠惰偷安為民父母者即當開導勸課使之踴躍趨事於南畝又或籽種牛力稍有不敷則當留心體察設法相助不使有後時之歎即以今歲論之若從前三月得雨之時早先播種目今又得甘霖豈不更為優渥假若霖雨愆期徬徨觀望則從前之急情遲延豈非小民自誤生計自荒恒

產耶西北寒冷之鄉布穀或不宜太早若畿輔可以早種之地又當甘雨既零之時而乃袖手逍遙以待時雨之再沛不亦愚昧之甚乎况直隸地方春夏之交常稽雨澤豈可不及時努力致虛

上天甘澍之賜乎此皆愚民習於懶惰而地方有司又不以民事為念漠然不加董率之故著該督傳朕諭旨通行申飭儻再有牧民之官輕視農事不實心化導等任百姓之悠忽有誤播種之期者必從重議處

雍正九年辛亥七月甲申

上諭內閣今歲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雨澤愆期
朕即慮及上年被水低窪之地魚子存留今夏烈日蒸
曬或變蝗蝻為禾苗之患特令大學士傳諭直省督
撫嚴飭屬員留心訪察預為防遏茲據河東河道總督
沈廷正奏報山東濟寧之南鄉新店等處有蝻子萌動
已飭令撲滅又據署河南巡撫張元懷奏稱光州所屬
竹園內生有青蟲似蝗今已捕除從來蝗蝻始生之時

以人力制之尚易而小民耽逸偷安憚於用力又恐踐踏禾稼瞻顧逡巡及至飛颺之後遠近蔓延勢不可遏是在實心任事之官員督率鄉民力為捕治不得姑順輿情釀成大患著直隸山東河南江南等處督撫通行所屬實力奉行儻視為具文苟且塞責將來飛颺之時朕必察其發生之處將該地方官從重治罪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欽差大臣科道等著一同畱心訪察毋忽

八月癸巳

上諭大學士等肅州金塔寺原種進貢之哈密瓜朕思與其種瓜何如種穀以資民食著行文該督撫等嗣後不必進獻竝曉諭彼處人民知之

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丁酉

上諭內閣上年冬間北方雨雪稀少朕恐今歲夏間蝗蝻萌動已密諭該督撫留心防範頃聞江南淮安府屬之山陽阜寧二縣海州所屬之沭陽縣揚州府屬之寶應縣各有一二鄉村生發蝻子雖目前萌動之處不過數

里然恐捕治不力漸致蔓延為禾田之害著該督撫有司督率人役鄉民速行撲滅無俾遺種儻有怠忽從事者即行糾叅從重議處

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己亥

上諭內閣去冬今春北地雨雪稀少朕即恐夏月有蝗蝻之患曾降諭旨通行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督撫大吏飭令所屬官弁先事預防不得苟且塞責嗣於五月間聞江南淮揚所屬之山陽寶應等處蝻子萌動朕又降旨

責令加緊捕治毋得稽緩隨據漕運總督魏廷珍兩江
總督高其倬等先後奏報俱嚴切批諭朕之為民先事
防維者亦殫竭心力矣今河東總督王士俊奏稱曹縣
魚臺濟寧等處蝻子生發現今撲滅鄰近之江南豐沛
碭山等縣尚有未盡等語朕覽各督撫先後所奏是蝗
蝻萌動之處山東江南二省州縣皆有之祇因彼此接
壤不肖官吏遂謂可以卸過於鄰封而巧為推諉捕治
不力情事顯然著傳旨速行曉諭儻餘孽未淨將來災

及田禾將兩省地方有司官均加嚴處其督撫等一併從重察議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月戊辰

上諭內閣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來凡以嘉祥入告者朕皆屏拒弗納而各省之瑞穀嘉禾誕降者甚多悉令停其進獻蓋欲天下臣民共敦實行不尚虛文以為敬

天勤民之本也今據湖廣鎮筭總兵官楊凱奏報鎮筭紅

苗甫經向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
疇遍野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
皆然苗民額手懽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奇瑞等語又據
侍郎蔣汭奏報高臺縣屬雙樹墩地方在鎮夷堡口外
自開墾以來人煙日盛今歲秋成粟穀挺秀有一本之
內枝抽十餘穗者有一穗之上叢生五六穗者屯農共
慶為奇觀司墾咸稱為盛事等語朕思苗疆播種乃夷
民務本之先資遠徼屯田關邊塞軍儲之重計今值經

營伊始欣逢瑞穀呈祥且地廣穗多超越於見聞紀載之外仰見

天心眷佑錫福方來苗民之樂利可期軍旅之糗糧有賴此非空言祥瑞而無濟於實用者可比朕心不勝感慶在廷臣工莫不有撫綏苗衆籌邊足食之同心聞之定為色喜是以將楊凱蔣洞奏摺及穀本圖樣發出共觀之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五十八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六

厚風俗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癸亥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
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為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
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

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為具文並未廣咨遠訪祇憑郡縣監司申詳即為題請建坊而山邨僻壤貧寒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栢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歎為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銷沉者何可勝數爾部即行傳諭督撫學政嗣後務令各屬加意搜羅虛公核詢確具本人鄉評實蹟題請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為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為表揚以

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

八月己酉

上諭各省鹽政官員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驕奢也孟子亦曰食時用禮菽粟足而民無不仁朕臨御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內之民皆敦本尚實庶康阜登而風俗醇夫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而奢靡之習莫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

奢侈衣服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
樂恒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
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
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為尤甚
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可勝言哉爾等既司鹽政宜約
束商人嚴行禁止出示曉諭淳切勸誡使其痛自改悔
庶循理安分不至蹈僭越之愆而省一日之糜費即可
以裕數日之國課且使小民皆知警惕敦尚儉約於民

生亦有裨益庶不負朕維風振俗之意若仍前奢侈不知悛改或經朕訪聞或被督撫叅劾商人必從重究治爾等亦不能辭徇縱之咎

九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人臣膺命効職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則官去民思甘棠留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鎮以及監司守令所在多有究其實不過該員在任之時或係屬

員獻媚或係地方紳士逢迎甚至有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派費占地興工以致園囿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顧惜營造之後或為宴會遊玩之場或本官竟據為產業果係官去民思不忘遺愛特為興建者甚少此事向曾禁止而踵弊如故應加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書院或經告發或被糾叅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實係名宦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

著地方官查明一槩改為別用或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此則以無用為有用惜民財力杜絕虛浮於地方風俗大有裨益

雍正二年甲辰四月戊申

上諭八旗官員等朕以八旗滿洲等生計時屢於懷其縱肆奢靡歌場戲館飲酒賭博等事屢經降旨訓誡即諸臣條奏所請應行禁止之處亦已施行凡朕所降諭旨及各項禁約務將歷年利弊詳加剖晰明白書寫每旗

每佐領各頒一張嚴示衆人各都統亦宜時加訓誡謂
主上厪念八旗滿洲等生計種種恩施不一而足各宜
安分遵守儉樸之道力改奢靡凡賭博縱飲遨遊園館
等事洗滌惡習以副主上訓諭仁愛至意儻不實心感
戴不學為善不遵法度則一生徒自暴棄不但終身卑
賤且無益於生計雖主上疊布恩施何益之有主上頻
勞心慮諄諄訓飭爾等誠宜省悟日夜仰戴遵行儉樸
之道凡清語騎射當差行走操演技藝嫻習禮儀等事

皆當盡心努力學之。或有不改前愆不遵法度之人。一經查出。務必從重治罪。以警衆人。併將此語書寫不時傳示。始為有益。不然。但於朕降旨時。暫申禁令。久而遂輟。亦何益哉。將此傳諭八旗都統知之。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乙卯

上諭九卿等節行為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朕即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為務。恩詔中。敕令旌表節義嗣。又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

採訪每見直省舉報節行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人
絕少豈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與兵丁聲氣渺
不相通無由舉報耶嗣後必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
行貞烈之婦女盡得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以副
朕廣勵風節至意

四月庚辰

上諭盛京將軍等邇來盛京諸事隳廢風俗日流日下朕
前祭

陵時見盛京城內酒肆幾及千家平素但以演戲飲酒為
事稍有能幹者俱於人參內謀利官員等亦不以公務
為事衙門內行走者甚少其聚會往來不過彼此相請
食祭肉嬉戲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
亦置若罔聞坐臺之人看守邊口俱係關東人伊等雖
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兵之實為官者亦
無為官之道朕深知此等陋習雖降諭旨數次竟不悛
改因將將軍大臣內不及者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

雖係新任但能留心細訪即便知之應將盛京陋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滿洲舊日儉樸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惡亂之人即加重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官員同心協力各自黽勉力改從前陋習再盛京地方乃本朝創業之地關係甚重爾等將聚集惡亂之人不時稽查應逐去者作速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相推諉不實心効力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己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往往以強陵弱
勢力相加而謹樸良民常被欺壓因而相習於強悍之
風不知悛改俗不淳厚或由於此朕勵精圖治欲四海
之廣道德一而風俗同況輦轂之下首善之區尤當整
飭化導以為萬邦之式今欲將滿漢漢軍御史各差二
員令其巡查直隸八府地方凡旗下告退官員及在屯
之莊頭內監之族戚與在籍之鄉紳衿監儻有不安本

分陵虐良民不畏官吏恣行暴悍者或即行懲治或具本叅奏其地方命盜案件亦聽其查訪務使豪強斂跡良善安居以副朕移風易俗之至意其何如遣官分巡之處爾等定議具奏

辛未

上諭戶部朕覽所奏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其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內

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為古稀誠以壽
為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
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龐眉
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得
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

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期年
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即或有一二
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蓋一念
修省即荷

上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本人又能修善以祇
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覩太平之盛事當歡
欣鼓舞謹身修德以迓

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

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為國家淳樸善良之民則

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尚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為

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忘物力之艱難乎誠能
體朕諄諄訓諭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
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為壽考之
人長享昇平之福朕蓋有厚望焉

十一月癸丑

上諭內閣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之分
家主所以約束奴僕者雖或嚴切亦無不相安為固然
及至見漢人陵替之俗彼此相形而不肖奴僕遂生缺

望雖約束之道無加於疇昔而向之相安者遂覺為難
堪矣乃至一二滿洲大臣漸染漢人之俗亦有寬縱其
下漸就陵替者此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不可不加整
飭夫主僕之分一定則終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
仰其衣食賴其生養固宜有不忍背負之心而且世世
子孫長遠服役亦當有不敢縱肆之念今漢人之奴僕
乃有傲慢頑梗不遵約束加以訶責則輕去其主種種
敝俗朕所洞悉嗣後漢人奴僕如有頑傲不遵約束或

皆主逃匿或私行訛謗被伊主覺察者應作何懲治與
滿洲待奴僕之法作何畫一之處著滿洲大學士九卿
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癸巳

上諭八旗官員兵丁等滿洲風俗原以淳樸儉約為尚今
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倣以致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
識撙節之道因酌定品次以禁服色勒限一年令其各
按品次著用諭旨甚明此特軫念八旗滿洲官兵如同

保赤關係尤切故曲為壽畫或有無知之徒於已禁之後新製衣服誑稱禁前所製若如此則終無底止時矣人之尊榮不在衣服惟在各人行止蓋富足之人少而貧乏之人多既已貧乏而強相倣倣則生計愈窘爾等與其為衣服拮据倣倣豈若安守本分砥礪於技藝品行如果能奮勉得至官員大僚即可服用矣凡官員兵丁所恃以謀生者惟在俸餉且各有應當之差若因製一衣服即耗費數月之錢糧其日用尚能饒裕乎夫儉

約為持家根本不能節省於衣服等項焉能有益於生
理若能謹遵朕諭儉約自持不事奢靡濫用馴至比戶
充盈方感戴朕教養之深恩也著交與八旗該管處再
行曉諭務使咸知朕心各圖儉約以副朕軫恤優待旗
人之至意

四月己亥

上諭管理旗務諸王及滿洲文武大臣等自古人生以節
儉為本蓋節儉則不至於困窮糜費則必至於凍餒此

理所必然者也本朝滿洲素性淳樸凡遇出兵行圍俱
係自備竝無違誤而生計各足近來滿洲等不善謀生
惟恃錢糧度日不知節儉妄事奢靡朕屢曾降旨諄諄
訓諭但兵丁等相染成風仍未改其糜費之習多有以
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
所得錢糧不過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
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糶賣沽酒市肉恣用
無餘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

食美物服鮮衣竝不悔悟所以致此困窮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今漢人謀生尚知節儉殷實之家每日肉食者甚少其貧乏之人孳孳謀食僅堪餬口若滿洲等果能節儉將每月所得錢糧少使留餘則日久習成生計自裕產業可立矣或有不肖之輩不守本分妄行糜費既至貧乏惟希恩賞從前

皇考軫念兵丁効力行間致有債負曾發帑金五百四十萬五千餘兩一家獲賞俱至數百如此厚賚未聞兵

丁等置有產業生計滋益者悉由妄用於衣食徒令貿易之人得利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心愈奢侈而生計較前反加窘乏其後又發帑金六百五十五萬四千餘兩賞賜兵丁人等亦如從前立時費盡朕自即位以來除特行賞賜外賞給兵丁一月錢糧者數次每次所賞需銀三十五六萬兩此銀一入兵丁之手亦不過妄用於飲食不及十日悉為烏有亦何裨益且庫帑俱係國家之正項天下百姓之脂膏豈可無故濫行賞賚以累百

萬之帑項徒供伊等數日口腹之費乎若不將惡習改
除朕即有施恩之意亦不可舉行兵丁等果將朕訓諭
之意曉然明晰實心遵行痛改妄行糜費之習朕加恩
賞賜衆亦可得永遠均霑至生計各遂之時始知朕所
以愛養滿洲之恩為至深且切也王大臣等亦宜各從
儉約以為下人之表率行之既久自可挽此惡習滿洲
乃國家根本朕知之既深豈有不教之理朕自即位以
來衆人有論朕為太嚴者斯亦由朕欲衆人痛改惡習

進於善良止其奢靡使知儉約凡朕意慮所及之處悉
申禁令而不肖匪類不得肆行其意或妄加議論如朕
曾有禁止酤酒禁止賭博赴園館鬪鷄及鷓鴣蟋蟀僮
人當差放印子銀兩典錢糧米石用黃銅器皿等諭旨
悉為兵丁等身家計也如此訓誨不已衆人咸應體朕
苦衷且此等訓誡咸係

皇考從前禁止之事並非創始於朕但當時之臣工未能
實心奉行是以一應惡習未得盡改今王大臣官員內

仰體朕旨加意奉行者不過十居其五大半未愜朕懷而無知之人遂論以為過嚴如欲使若輩稱為寬仁之主何難之有但不加約束任其種種糜費則不但坐視滿洲等漸流至於不得衣食毫無顏面即以國家全力養贍伊等亦且不能給足朕意實有所不忍勢亦必不可也爾等其仰副朕意各將所屬官兵及閒散人等剴晰情理不時詳加訓誡

五月己未

上諭內閣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所進御用繡線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燈幃之上有加以綵繡為飾者朕心深為不悅即降旨誡諭近因端陽令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者此皆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向來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朕每頒賜諸王內外大臣如黃龍繡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

費於無益之地乎况朕素性實不喜華麗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為貴此朕樽節愛惜之心本出自然竝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人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美麗式樣初則競相慕倣後必出奇鬪勝此雕文纂組古人所以斥為奇袤豈可導使為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以奢為尚又

何以訓民儉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為工羣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竝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遽然繩之以法

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於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為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穎悟醇謹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為士若愚濁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使盡力於南畝誠恐讀書不成而又麤識數字曠廢閒遊必致

非分妄為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
傷農而害本者為尤甚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
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賤
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
平之樂矣朕自身體力行為天下先諸王內外大臣文
武官弁與鄉紳富戶當深體朕心欽遵朕諭期共勉之

十一月庚辰

上諭內閣向來常有演習拳棒之人自號教師召誘徒眾

鼓惑愚民此等多係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而强悍少年從之學習廢弛營生之道羣居終日尚氣角勝以致賭博酗酒打降之類往往由此而起甚且有以行教為名勾引劫盜竊賊擾累地方者若言民間學習拳棒可以防身禦侮不知人果謹遵國法為善良尚廉恥則盜賊之風盡息而鬪訟之累自消又何須拳棒以防身乎若使實有膂力勇健過人何不學習弓馬或就武科考試或投營伍食糧為國家効力以圖榮身上進豈可

私行教習誘惑小民耶著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拳棒一事嚴行禁止如有仍前自號教師及投師學習者即行拏究庶游手浮蕩之徒知所儆懼好勇鬪狠之習不致漸染而民俗可歸於謹厚矣

雍正七年己酉三月戊申

上諭內閣直省各處富戶其為士民而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為鄉紳而有餘者非由於

先世之遺留即由於己身之俸祿制節謹度始能成其
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家道之殷
實者實為國家之所愛養保護則本身安可不思孳孳
為善以永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奢侈糜費固非所
以善守而慳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
萬民有曰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
孝友而並重也蓋凡窮乏之人既游閒破耗自困其生
又不知已過轉懷忌於溫飽之家若富戶復以慳吝刻

薄為心腹剝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年穀順成之時固可
相安一遇歉荒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受其害者皆
為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
奪之窮民置之重典是富戶以歛財而傾其家貧民以
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朕為此
勸導各富戶等平時當以體恤貧民為念凡鄰里佃戶
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值青黃不接皆宜平情
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為之援手如此則居常能

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收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
必篤豈非富戶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戶
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戶一鄉如此則一鄉
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戶之自保其家猶富
戶之宣力於國也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
地之間子孫必長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
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知之

六月丁丑

上諭內閣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所深惡若賭博之人
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廢家貲品行日即於
卑污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
則無以制其奴鬪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
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為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
悉數也凡為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
一時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即未必能保若合
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人所共知

者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迷而不悟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尚未止息者以尚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為而乃違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尚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為之子弟在旁見而倣之家主為之奴僕在旁見而倣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為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

犯則日積月累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
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
視為泛常安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
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
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該縣
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
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拏
懲治者知縣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

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為例於雍正庚戌年為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邨及遠邇僻壤咸各聞知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壬午

上諭內閣從來左道妖言如讖緯圖記機祥禍福之屬皆足以惑世誣民為人心風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惡而嚴禁之苟有犯者必置重典雖赦不宥所以為世道民風計者至深遠也朕觀陝西之人秉性直魯凡好為

誕妄之說者多至此省搖惑人心年來屢有其事已降
旨切加訓誡矣觀滿洲漢軍人等亦每易為此等邪說
所惑昨總督范時繹又於江南人家查出違禁圖識之
書是草野之間妖言惑衆之風未嘗止息地方官員儻
不能化導禁約轉從而崇信之是竟以身為庶民之倡
又何怪閭閻無知之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覺悟耶凡造
為災異禍福之說者其言不驗則為害尚小儻天時氣
數偶與其言相合一二則信者愈衆而為害愈大甚至

心懷不軌之徒借此妖言妄興兵革荼毒生靈不可不防其漸也滿洲八旗大臣弁兵等皆國家干城腹心之寄況我滿洲忠義之氣技勇之才實為人所莫及果能安分循理盡忠孝之道無邪僻之行自然上邀

天地之恩永受國家之澤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等但當於己身求之為善必獲善報為惡必獲惡報所謂如影隨形也奈何舍可以獲福之正理而信從姦民無稽之言被其牽累輕

則罹於刑罰重則喪及身家不亦可憫之甚乎大凡為
欺人惑衆之說者皆市井凶頑無賴之輩或胸懷不軌
冀以搖動人心或貧困無依欲以騙取財物爾等試思
之天下焉有修道前知之人不遯跡於清淨寥廓之鄉
而奔走紅塵與世俗相徵逐者乎凡我滿洲漢軍官弁
兵丁等世受國恩共矢尊君親上之素志豈肯聽姦人
妖妄之言而遂為其所搖動但恐漸染日久有邪說在
其意中而遇有委用使令之時或稍存疑貳之念則所

關非細故不得不訓誨開導之於平時使之恍然醒悟也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駐防弁兵等共知之

雍正十二年甲寅五月壬辰

上諭八旗都統等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事競尚繁華恣意糜費以致兵民效尤罔知撙節大有累於生計朕屢降訓諭并令九卿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分位謹

守章程以為仰事俯育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
改陋習以誇多鬪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
葬合禮為孝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朕之教人亦即此意如父母之祭葬必以耗財為孝獨
不思蕩費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
也更為何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為慈獨不思無所
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寒困苦其不慈也更為何
如況越禮踰分之事但覺可恥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

覺已至再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竝不時稽察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頒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之至意

十一月壬午

上諭內閣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鬪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强盛欺壓單寒偶因小故動輒糾黨械鬪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

拒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
帶為尤甚朕思上天陰騭下民與以至善之性故云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雖五方風氣不齊而本然之性則有
善而無惡渾泉之民亦未有一天秉獨異者其所以不善
之故則因俗尚嵩陵漸成積習耳聞目見皆剽悍桀驁
之風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然至善之性陷溺而
不自知也其中即有善良之人亦不過自潔其身實難
以數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

訓迪內外黎庶詳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家喻戶曉而各省民風漸能奉法循理不敢蕩蕩檢踰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猺獞之人近亦頗知革面革心有欣欣向化之意豈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苗衆等之悔過遷善革薄從忠而甘於自暴自棄陷身法網乎朕心深為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之機捷

於影響作姦犯科之人既為王法所不宥必為天理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間判然兩途則爾等亦何所憚而不為善何所利而為不善乎大抵居鄉之道親睦為要保身之道循分為先毋以強陵弱毋以富欺貧毋以智侮愚毋以衆逼寡毋為行險僥倖之事毋為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為一體鄰里鄉黨視若一家相友相助息訟息爭使朝廷旌為義鄉有司表為仁里身名俱泰刑罰不加天下樂利之事安適之境無過於此况閩省

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材又在他郡之上
歷來為國家宣猷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强悍一
節為天下所共知亦為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共
相勉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著該督撫仰體朕心時
加訓誡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行務俾俗易風移以副
朕一道同風之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輦

謄錄監生臣徐掄元

謄錄監生臣程學道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百五十九

史部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七

治河

附水利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前年因黃河衝決

皇考特遣牛鈕齊蘇勒等堵築修理堤工一切完竣交與
楊宗義乃楊宗義不能時時加謹防守致修築之處又



復衝決經九卿議將楊宗義革職拿交刑部從重治罪
皇考從寬恕免將一切河工令其効力贖罪今被衝決之
堤工俱已合龍仍著楊宗義加謹防守不時修築春日
冰融之先務期預為防守堅固斷不可以從前疎忽又
致衝決果能加謹防護即可贖其前愆如將已完堤工
再致衝決朕必重治其罪

五月戊戌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山東巡撫黃炳

歷年漕船遲滯皆由運河淺阻運河之水全賴山東諸湖蓄水以資灌注近歲諸湖漸就淤積附近居民或侵占耕種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今宜乘夏秋水之時預為蓄水之計爾諸臣應各留心相度凡沿河近地已經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經耕種者當湖水稍落速宜嚴禁不可仍令侵占至諸湖隄防務須修築堅固引河閘座務須啓閉得宜則湖水深廣運道流通將來漕艘更無阻滯之虞矣

七月甲午

上諭工部沿河州縣向有額設河夫自百名至數十名不等興工則併力濬築工停則分遣巡防損者隨補塌者隨培修搶擁護俱係熟諳夫役故雖偶有衝決不能為患近聞管夫河官侵蝕河夫工食每處僅存夫頭數名遇有工役臨時僱募鄉民充數塞責以致修築不能堅固損壞不能隄防冒銷誤工莫此為甚嗣後著總河及近河各省巡撫嚴飭河道不時稽查按冊覈實禁絕虛

冒儻有仍前侵蝕貽誤河防者即行指名題叅

雍正二年甲辰閏四月己亥

上諭兩江總督查弼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河道總督齊
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等京口一帶運河為南北漕運
咽喉歷年以來挑濬淤淺皆係丹徒丹陽兩縣百姓派
辦工役物料俱出民間殊屬偏累此運河乃杭嘉湖蘇
松常六郡共濟之河而獨累兩邑之民其何以堪朕深
為軫念今後須確估每年經費悉心會商或令地方官

支用地丁錢糧或令河員專司其事於河帑內動支開銷無致累民更聞六郡向有協濟之例抑或共襄工費以濟運道爾等確議奏聞以副朕愛惜黎元至意

雍正三年乙巳七月乙卯

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閱視河道

諭曰運河關係重大言者皆似近理而議論多有不同今蔣廷錫條奏款項爾等前往詳加閱看凡泉源湖身與各水源流地方形勢務須身到測看方得確準定議不

可苟且草率意為揣度以致後日勢不可行河道總督
凡黃河所經皆其管轄豈能處處親到即河屬官員偶
有所見亦未敢輕易舉行爾等將儀器輿圖一併帶去
再有算法館行走明白測量人員著何國宗指名舉奏
二人帶去詳加測量或將廷錫條奏款項之外有關係
運道應查看修理之處亦逐一審視會同該督撫詳議
具奏務期一勞永逸爾等於八月二十日起身乘驛前
去僅過無驛遞之處爾等輕騎減從該撫照料前往總

河齊蘇勒現在堵築黃河決口爾等此去先看渾河衛
河後到濟寧則總河堤工事完便可會同閱看儻該督
撫有緊要事務爾等或稍候數日或躬往就之勿致貽
誤地方

丁巳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今歲立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念
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為憂所以從前批
發嵇曾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

文鏡奏稱儀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
衝開決口各十餘丈朕反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決堤
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督率各屬河員併力搶
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
為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恤者
即動正項錢糧賑恤衝沒田地詳加估勘應豁免者題
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叙今儀封蘭
陽既被衝決其疎防官吏例應叅處今止停其議叙不

必叅處并從寬免其賠修

十二月己丑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宿遷以下因黃河決口尚未堵成
黃河大溜不能暢直通流至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
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官槩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
船至此不無阻滯儻冬底春初決口尚未合龍河溜不
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
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

前將宿遷決口修築堅固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艘重運方無遲悞之患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甲辰

上諭九卿據奉使閱河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條奏河道事宜河南小丹河一件何國宗等與田文鏡嵇曾筠兩議具奏何國宗等乃一己之見田文鏡嵇曾筠身在地方法所見必確著照田文鏡嵇曾筠所議行其山東疏濬泉源一件何國宗等議設管泉通判一員甚是著照所請

行山東挑濬馬頰徒駭二河前經陳世倌差委道員徐德倬辦理此處工程緊要徐德倬不稱此任著御史尤清王之錡各管一處聽陳世倌調度不得自立意見其高家堰加修堤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致遲緩著照何國宗等所議即動正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月壬申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據奏報秋汛情形年來河水甚

大在工人員甚屬効力應分別等次報部議叙以示嘉
獎夫獎勞賞功乃國家激勸臣工之大典亦上司鼓舞
屬員之要務必須秉公持平方足以服衆心而收實效
此次舉報河工人員務秉公心勿徇情面以副朕加恩
河員之至意

雍正五年丁未十二月戊申

上諭工部向來漢軍得補河員凡經手一切工程修築既
不完固防守復多疎虞上下通同侵欺浮冒虛糜國帑

甚至冀幸堤工之衝決以遂其侵那開銷之私計種種弊端朕所洞悉今總河齊蘇勒悉心釐剔一應工程整頓料理俱有成效凡屬河員亟宜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各自奮勉蓋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河官之責任較之他員實為重大務須悉知利害殫心竭力若塗飾耳目苟且塞責經該督題叅定加重處斷不能寬也著將此旨遍諭河員互相儆戒以副朕屢念運道民生之至意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癸丑

上諭內閣從前將江南河兵一千名撥往河南教習椿埽
原議回日裁汰但此兵丁既熟悉椿埽尚可留用今詢
河道總督齊蘇勒南河仍有需用之處此一千兵丁不
必裁汰著仍留營差用河工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
止有守備一員管轄亦屬不敷且缺少武職大員著添
設叅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十員令叅將統轄遊擊分
管名為河營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庚辰

上諭內閣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嵇曾筠為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其與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連議具奏

七月辛亥

上諭內閣黃河堤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為緊要年來殫

心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汎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故明總河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載在河防一覽即從前河臣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

幫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
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千有餘里若
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儻置之不議
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
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
年增修保固為未雨綢繆之計也著南北兩河總督尹
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銅弊久經
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

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十一月甲戌

上諭內閣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從前齊蘇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為不若多

費帑金於堤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
令堅固高厚以為久遠之計前孔毓珣珣陞見時朕以此
諭之伊亦深以為然可見高堰堤工乃必應加增修理
者也著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
畫相度有應豫備物料之處即於歲內採買早為豫備
再著汪隆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
悉心辦理

十二月壬寅

上諭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據奏清口引河工程俟明年水汛時相度妥確然後試行猶非探本尋源之策若能使淮強黃弱勢可相敵即不行挑濬亦必暢流無滯不然徒恃此數道引河恐湖水未必能應手濟用也惟速將湖南一帶石工加高增厚一例修砌堅固俾湖水無涓滴漫溢之虞其勢自強自當從清口暢流而出可免淤淺之患矣宜急為斟酌籌畫毋因慎重錢糧區區小見貽誤河防要務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己卯

上諭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等據奏修理高堰大工事宜
朕不惜百萬帑金以衛民濟運工程當務久遠堅固一
勞永逸此外即再增數十萬兩亦不為多若因省小費
致誤大計則所費百萬仍屬虛用也堤工卑矮之區固
應增高而單弱之所尤宜加厚可再詳加相度勘視切
勿冒存小見凡有卑薄以及傾圯處悉將堤身拆砌務
令自頂至底一律堅實期於永久獲益所需錢糧不必

限定此數

丁酉

上諭內閣北運河青龍灣修築減水壩並挑濬引河工程
據怡親王等奏請交與侍郎何國宗督理監修朕思原
任侍郎牛鈕在北運河管工年久於地方情形甚為熟
練著與何國宗協同辦理其一應錢糧工程等項令都
統莽鵠立耿化祚副都統佛保副都御史二格會同何
國宗辦理稽查其減水壩金門及所開引河或應寬二

十丈或應寬四十丈及運河西岸可否另開減水壩並
何國宗查議各條是否妥協有裨河工之處爾等可詳
悉詢問牛鈕會同定議辦理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一月己亥

上諭內閣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方調度得
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防關係重大將來河
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
形勢非平日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冒有成算洞曉機

宜即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亦非經練熟諳備
悉利弊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是通曉河務之員
不可不預為儲備也著每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
司官二員帶領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委辦估
工查料等事以二年為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有操
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即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
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即咨回原任另
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

於河工諸務大有裨益矣

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辛亥

上諭內閣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所差胥役即藉端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工則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之客船勒令中途起貨以致商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查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浚船即使搶築之時浚船或不敷用祇應催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

河道總督飭行所屬河員嚴行查禁

附水利

雍正元年癸卯九月癸巳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
准浙閩總督覺羅滿保修築海塘事宜

上諭曰錢鏐時所築塘堤中間雖被冲壞至今尚有存者
數年來督撫等所修塘堤俱虛冒錢糧於不當修築處
修築以致隨修隨壞又聞赭山有三處海口今一處淤
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濬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

則海寧一帶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雖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費錢糧此等處雖明知而不顧也傳諭該督撫知之

雍正三年乙巳五月甲寅

上諭內閣江南浙江海塘已差尚書朱軾會同江浙巡撫查勘估議具奏但沿海黎庶全賴堅築海塘捍禦潮汐得以保全生聚事關民瘼朕時刻在念若塘工遲誤則海濱之人未能安居樂業所派効力人員雖經赴工惟

恐遷延時日驟難告竣亦未可定著巡撫張楷法海等
星速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堅築剋期報完務
使永保安瀾毋得因循延緩亦不得草率塞責貽誤民
生

雍正四年丙午四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去歲畿南被水朕軫念民生除截漕賑濟
種種加恩外又特命怡親王等親身前往查勘地理情
形以除水患以興水利今一切工程事務雖有分發効

力人員但地非素經人非素轄恐有呼應不靈之處必
得本處地方官公同實心協辦始克有濟且事權必欲
專一方可奏功凡直隸地方文武官於水利事務須
與分發効力人員秉公和衷協助如有漠視推諉及阻
撓者俱著怡親王題叅有實力奉公者亦著怡親王保
題

七月庚戌

上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荊州長江兩岸

堤防關係民生最為緊要蓋因川湘二江之水匯歸於此易於泛溢聞今年雨水連綿水勢甚猛陸地之水為江水所拒不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沒又聞往年黃灘等處堤岸兩次衝決江陵潛江等州縣田苗被淹甚為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悉心妥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乙卯

上諭內閣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為緊要如江南戶口繁
庶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向來屢有條奏之
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
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
事之人方有裨益即如目今畿輔水利賴有忠誠任事
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易遽行也
我

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所至

必細驗水土燥濕高下之宜詳考五穀種植之性

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潮之處條分縷析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思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都飽於官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恨朕即位以來事事仰繼皇考之貽謀永圖民生之遠計本欲俟直隸水利興修之

後令怡親王前往江浙地方相度情形商酌興修之舉
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即
可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
統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習水利事宜曾經
條奏頗為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精壯現在
閒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巡撫陳時夏總河齊蘇勒
總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儘河工緊要齊蘇勒
不能親身前往即行商酌定議具奏凡建立閘座疏濬

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俱動用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倌監督辦理竝諭吏部將各部現任司員候選司員及府州縣人員內有具呈願往効力者挑選十餘人帶往江南不必令出貲財惟令辦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倌二人酌量委用

二月癸酉

上諭內閣朕聞陝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

田甚廣因歷年既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塞埧堰坍塌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為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今據該督親勘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埧堰建設閘口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備公羨餘銀內先動一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亦於司庫存貯羨餘銀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埧堰乃於民生大有裨益之事著動用正項錢糧俟

一切工程告竣造報工部查該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十二月己亥

上諭內閣吳淞石塘當日勘估時於海潮紆緩之處酌量修築土塘蓋因工程浩大節省錢糧起見但東南財賦之區灌溉田畝保聚室廬全賴海塘捍衛朕思海勢衝激風濤旋轉難定土塘經歷年久未免可虞不若一例改築石塘為百姓萬年之利著該撫確行勘估不得惜

費省工苟且塞責務須堅固永垂久遠以副朕經理海疆愛養民命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十二月辛亥

上諭內閣據署山東巡撫費金吾等摺奏疏濬山東濟寧嘉祥等縣及江南沛縣徐州等處水道使歸宿於海則山東江南二省歷來被水州縣皆成樂土朕思此項工程既於民生大有裨益則舉行不宜稽遲應先期派出官員前往專司督修之事以便備辦物料早動工程原

任侍郎阿克敦前在廣東署事任內尚無貪贓犯法等情今著寬免釋放命往水道工程効力以贖前愆再著原任巡撫陳世倌甘汝來前往與阿克敦同司督修之事一切辦理機宜悉聽田文鏡嵇曾筠孔毓珣尹繼善籌畫調度其工料等費悉動帑金支給至在工差委人員聽阿克敦等酌量派用有應從京師帶往之員准其奏請帶往其湖廣革職糧道王恕著交與阿克敦帶往辦事効力

雍正八年庚戌三月庚辰

上諭內閣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大清漢唐三渠水利是以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水流暢足民田均沾灌溉自歷年官員疎忽怠玩以致閘道堤岸損壞衝決日見淺窄而三渠之中惟唐渠為尤甚近來其口過低其梢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耕種之期雖每春定有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工程整十數年之荒廢也現今兵部侍郎通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於寧

夏水利自然明悉著會同光祿寺卿史在甲即行查議
今歲預備物料明春動工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邊境
黎元灌溉有資永享盈寧之慶

雍正十年壬子正月己卯

上諭內閣寧夏為甘肅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萬姓資生
之策莫先於此是以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員等開濬惠
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漢唐三渠以溥萬民之利
年來惠昌二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於民田大有裨

益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聞連年加謹堵叠極力挑濬水澤已可敷用不過湃崖閘座有應行修理之處可以從容經理非比唐渠之必應及時速成也目今甘省軍興之際輓運兵糧正需車輛茲因修理渠工又復僱車運送物料恐小民承應公事力難兼顧有悞春耕所當酌量變通以體恤民隱者查寧夏有專司水利之同知著將未竣之渠工交與該員照通智史在甲等所料估之處於每歲春工內分年陸續修理再令寧夏道

鄂昌勤加督率不時稽查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資使
民田永霑膏澤通智史在甲將各件與鄂昌交代清楚
即行回京其在工効力之文武官弁交與該署督查郎
阿計其在工之久暫訪其奉職之勤惰量其辦事之能
否應留陝題補委用者留陝題補委用應咨部請旨者
咨部請旨應發回本地者發回本地其現任武弁及兵
丁等派撥渠工効力者俱令各歸營汛在工夫役等交
與鄂昌將附近者令歸南畝遠來者酌量遣回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庚寅

上諭內閣江南范公堤為沿海之藩籬鹽場之保障原係商人捐辦工程聞現在殘缺甚多急應修築堅固現據兩江總督魏廷珍委員確勘料估著即一面具題一面乘二三月間作速興工使沿海窮民得以傭工餬口但工程綿遠需大員董理著交與協理河務西柱即行督率各工悉心查辦

雍正十三年乙卯正月癸酉

上諭內閣朕聞浙江海塘工程現在修理尖山已堵築三
分之一人心甚是踴躍但夫役每日給工銀三分六釐
稍覺不足今當初春之月水淺潮平正趨築工程之候
著照引河挑夫例每日加足五分之數又聞從前採運
石塊每方給銀八錢九分有零今運送多資人力著每
方增銀六分俾夫役等工食寬裕努力修築早告成功
以慰朕念

七月丙辰

上諭內閣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為緊要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為億萬生靈謀久遠久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再至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參差以致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浪潰堤之事今雖勉力搶修尚不知能捍禦秋潮否至於建築石塘工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

旬精神不逮而董率指示似尚能為朕以此詢問朱軾
自稱情願効力著由水路乘船前往令該部給與水程
勘合竝令沿途撥兵護送伊子朱必堦著隨伊父去朱
軾到浙之日稽察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
著隆昇程元章汪濬張坦麟等照前辦理俱聽朱軾節
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著朱軾據實叅奏朕必嚴
加處分若文武官員等有營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朱
軾即行糾叅從重治罪朱軾未到之先所有應辦工程

物料著隆昇程元章等上緊辦理毋得藉口等候欽差
徘徊觀望以致稽遲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
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七